

# 源 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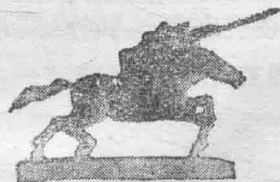
丁 秋 生



解 放 军 文 艺 社

# 源 泉

丁 秋 生



解 放 军 文 艺 社

一 九 八 〇 年 · 北 京

## 源 泉

丁 秋 生 著·解放军文艺社出版

陕西省印刷公司重印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14 1/4·字数260,000

1979年6月第2版·1980年8月西安第1次印刷·印数124,000

书号 10137·12 定价 0.91元

## 内 容 提 要

这部长篇小说以解放战争为历史背景，集中地描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某一连队从洛阳战役到开封战役的一段战斗生活故事。书中通过几个解放战士的曲折而复杂的思想觉悟过程，生动地体现了人民军队、人民战争的本质；表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思想工作的强大威力。

小说通过一系列感人的情节，刻划了几个主要人物，如马继成、江大忠、王启新、李金锁等，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

本书一九六四年九月由本社与山东人民出版社同时出版，这次再版，作者作了修订。

封面设计：杨谷昌

## 引

四面八方的阵地上，各种口径的炮，瞄准了一个目标，按照统一的口令在开火。成排的炮弹，呼啸着，撕裂着空气，不停地在爆炸。浓密的烟雾，象一团巨大的黑纱，遮住了夕阳，把一圈圩墙和五幢大楼严严地罩住了。地堡、工事，一个连一个倒塌、碎裂；铁丝网、鹿砦、石块、泥土、木料、枪枝，随着炮弹的炸裂声，狂飞乱舞，迸向天空。

正当炮火向敌纵深延伸时，一声宏亮的冲锋号划破长空。霎时，吼声四起，一支支突击队似离弦的箭，朝着敌人的心脏插去。

这是一九四八年三月十四日下午五点二十分。人民解放军一支强大的攻城部队，正向着洛阳守军国民党二〇六师的核心阵地——洛阳中学发起总攻。

担负正面主攻任务的我“英雄第一连”，在一面鲜红的旗帜引导下，冒着敌人的炮火，越过鹿砦、铁丝网，跨过沟壕、弹坑，向敌猛冲。红旗下，一位年轻的指挥员，目光炯炯，

英姿勃勃，略显瘦削然而刚毅深沉的脸庞，在红旗的映衬下，显得格外精神。他就是“英雄第一连”政治指导员马继成。这时，他正带着部队，冲在最前面。

突然，敌人暗堡里的一挺机枪狂叫起来，举旗的战士倒下了。马继成一把握住红旗，俯身观察着。

“指导员！”副连长孙茂良快步跑来焦急地说道，“我去把敌人这挺机枪干掉！”

“嗯！”马继成抬手向左边一指，“副连长，你带一个班从这边上去，我组织火力掩护你。”

“是！二班跟我来！”孙茂良一跃而起，带着二班迅速迂回到了敌暗堡的左侧。敌人的机枪顿时成了哑巴。

马继成高喊一声，大步跃起，猛挥着红旗，率领战士们向着敌人的最后堡垒猛冲过去。

敌人核心据点大楼前面的一个水泥地堡，顶盖被炮弹掀掉了半边，地堡里硝烟还没有消散，地上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尸体。

突然，尸体堆里一阵蠕动，钻出一个人来。这人约摸三十挂零，生得膀阔腰圆，脸被炮烟熏得乌黑，一圈连鬓胡髭上，沾满了灰土、草屑。他两道浓眉下的一双乌亮的眼珠，忽悠忽悠地转着，四下里打量一下，又侧耳听了听外面的炮声，便爬出了死人堆。

他靠着碉堡壁坐下来，掏了掏耳朵里的土，又从被打死的排长身上搜摸出半包纸烟，拿出一支，点着了。

“唉，气数尽喽——”他猛吸了口烟，长长地叹了口气。

昏暗里，又一个兵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那人一边爬，一边低低地叫了声：“大哥！”

“唔，李金锁？”被叫做大哥的人一愣，连忙问道：“你还活着？挂彩了没有？”

“没！”李金锁摇摇头。这是个二十来岁的青年人，吃了炮火的惊吓，脸象纸一样白。他慢慢爬到中年人身边，哆哆嗦嗦地说：“大哥，完啦！这回……俺弟兄们怕是完啦！”

“是啊，这叫‘在劫难逃’啊！”中年人吸了口烟，又呸地声吐了口唾沫，“记得不？金锁！前些天上边叫去东关逼着老百姓拆房，看着墙倒屋塌的样子，看着老乡们孩子哭老婆叫的那个惨劲！打那回来，我天天晚上作恶梦；白天赌钱，一掷一个幺二三。——俺就知道要倒霉！唉，伤了天理啦，看，这不是应啦？”

“上面不是说，援兵就要到了，兴许能守得住？”李金锁怯生生地问。

“有钱买画眉哩，谁听那些兔子叫！”中年人四下看了一眼，见没有别人，骂道：“东门的工事难道你没见？高碉、矮堡、子母堡，一色的水泥工事；里三层外三层的壕沟、铁丝网、地雷、电网，够瞧的了吧。可一夜工夫就叫人家突破了。如今，核桃壳都砸碎了，这层油皮能顶个啥？我看，哼……”

“声音放小一点，大哥，……”李金锁扯了扯他的衣襟。

“妈的，怕啥，那些偷听密报的家伙，没死也早躲他妈远

远的啦。”中年人越说越有气，索性朝着面前那个被炸死的排长踢了一脚，亮起嗓子骂起来，“那些当官的，不是靠他妈的裙带关系往上爬的家伙，就是些军校毕业的少爷，拍马溜沟子、吃空名子、赌钱、逛窑子、揍当兵的……都是好样的；打仗啦，一个个都是听见枪响尿裤裆的货。哼，俺王启新当兵五六年啦，生就一副铁身子，练就一身真本事，就因为脊梁背后没有靠山，如今才混了个下士，到头来还得替他们卖命！”

“唉，反正俺这条命是卖上啦！完啦！完啦！……”李金锁耷拉下头，呜呜地哭了起来。

“哎——老弟，大丈夫有泪不轻弹嘛，别哭。”王启新关切地拍拍李金锁的肩膀，“完是完不了，子弹没长眼，可人长着眼哪；放机灵点，跟着你大哥我，大不了当个俘虏。”

“当俘虏？”李金锁惊惧地抬起头，“政训员不是说，解放军抓到咱，砍头、枪毙，上‘望蒋杆’，冲锋打头阵，退却垫屁股；还说，把炸药捆在俘虏身上，用机关枪逼着往上送哩！”

“不要听那些卖狗皮膏药的话。”王启新又吸了口烟，“‘上山砍柴，过河脱鞋’——到哪说哪。生死福祸有个天命管着哪！只要这会儿不被打死，到时候，咱哥俩就在一起混，你听我的，不会叫你吃亏。”

王启新这番话，使李金锁多少定了定心。他漫应了声：“好，大哥，俺跟着你……”



“听话就好哇。走，跟我撤！”王启新说着，拖过了那挺加拿大机枪，两个人弯腰钻出了地堡，顺着交通沟，一溜烟钻进了背后的大楼。

子弹象泼水一样，从窗口里、枪眼里直射进楼房里来，墙上和天花板上的墙皮、木屑，扑楞扑楞乱飞。密集的枪声里，夹杂着宏亮的喊话声，“蒋军弟兄们，解放军宽待俘虏，放下武器是生路！”“缴枪不杀！……”楼里，象一根捣烂了老鹅窝一样，当兵的你推我挤，慌乱地奔跑着，喊叫着。有的听了喊话声，干脆把枪一扔，找个角落躲了起来。只有一个连长躲在门边，还在挥着手枪狂叫：“到窗根底下去，给我顶住！顶住！”

有几个兵，畏畏缩缩地凑到窗边。在枪口的逼迫下，王启新也抱着机枪，胡乱地扫射着，一梭子子弹还没打完，就引来一连串还击。

就在这时，“轰——”地一声巨响，震得烟土乱飞，大概楼门口的地堡被炸飞了。不多会，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来到了门前。有人“砰”地声踢开了房门，一个洪钟般的嗓门喊了声：“缴枪不杀！”

那个连长还想抵抗，向门边打了一枪，门外一梭子冲锋枪子弹把他打倒了。一时，士兵们象听到了什么口令似的，唰地声两手举起了枪：“饶命，饶命！”

王启新蹲在墙角里，匆忙地从贴身的衣袋里掏出一件东西，攥在手心里，然后抱着机枪，低着头，转动着眼珠子。

就在这时，一只手抓住了机枪筒子：“拿过来！”

王启新猛抬头，一眼看见了那只又粗又大的手，在暴起青筋的手腕上有道斜斜的伤疤。

“缴枪！”那人又吼了一声。

王启新再仔细看去，这才看清，来人是个和自己差不多高的汉子，满脸怒气，一双睁得老大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那逼人的目光，简直象要喷出火来。那人右手把胸前的冲锋枪往后一挫，手指触到了板机，咬着牙，圆睁着眼直视着他。

在这乌黑的枪口和仇恨的目光的逼视下，王启新咧开了嘴，脸上迅速堆起了一股尴尬的笑容。他平举起了枪，往那人面前一递：“嘿嘿，长官，我亲手缴给你。这是挺好枪，你得赏……”

“什么长官！”那人接过枪，厉声地打断了他的话。

“是，是！”王启新又把手里早已准备好的东西——一个银制的连心锁，递到了那人的面前，“长官，一点小意思，纯银的，好成色！”

“拿开！谁希罕这玩艺儿！”那人厌恶地瞥了王启新一眼，提起机枪，扭身到旁边搜索去了。

王启新向李金锁吐了吐舌头，低声说道：“真怪！……”话还没说完，外面一个尖细的嗓子在叫：

“大江，指导员命令：把俘虏带到门外集中。”

俘虏们离开满是烟火、瓦砾的战场，排成两路纵队，走到大街上的时候，核心据点的战斗已经完全结束，天已大亮了。

王启新和李金锁，背着仓卒包成的衣包，随着长长的队列，低垂着头，蹒跚地走着。仿佛直到现在，他们才记起自己还活着，没有被埋葬在那场天崩地裂的炮火和泼水似的弹雨里。他俩大口吸着清新的空气，回头看看浮荡着硝烟的战场，互相对看了一眼；又不时打量着身边押解他们的那个名叫“大江”的解放军战士。对于这个亲自迫使他缴了械的壮汉子，王启新看得更清楚了：那张紫黑脸上，依然浮泛着怒气，但却透着憨厚、诚朴；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军帽下沿的两鬓上，竟象均匀地撒上了把盐粒子似的，生出了斑白的头发。这憨厚的面孔、丛生的白发，再加上他脚上那双张着大嘴的布鞋，和略带笨拙的步子，使王启新觉得，这人怎么看也不象个兵，倒象个刚放下了锄把子的农民。

“就凭这样的兵，哪能打开筑有坚固工事的洛阳城，消灭了美械装备的青年军？”王启新疑疑惑惑地想着。

突然，身后传来一阵缓慢的马蹄声。王启新回头一看，原来是三个骑马的解放军军人。走在前面的一个，约有三十来岁，一张敦厚、朴实的士兵的脸膛，带着温和的笑容，穿一身整洁的粗布军装。他一面放缓了辔头，慢慢走着，一面仔细地看俘虏的行列。当他走到名叫大江的战士身边的时候，突然一勒马头，叫道：

“噢，这不是江大忠同志吗？”他爽朗地笑了声，“什么时候咱俩再摔一次跤呀！”

江大忠抬头一看，连忙敬了一个礼，亲热地叫了声：“首长！”

那人敏捷地跳下马，把马缰绳递给身后的人，抢上一步，伸手拿过江大忠的枪，看了看，随手放到肩上扛着。就在这时，指导员马继成快步迎了上去，边敬礼边亲热地叫了声“二〇一首长！”

首长随即和马继成紧紧握手，两个人边走边攀谈起来。

“你们打得不错呀，英雄连又锦上添花啦！”首长幽默的话音里透着赞扬。

马继成腼腆地说：“我们还存在许多缺点，要认真总结，接受经验教训。”他把“存在”和“认真”四字说得特别郑重。

“对！打胜了也要认真总结！”首长关切地问，“你们连伤亡大么？”

“战士伤亡不大。就是连长负了重伤，下去了。要副连长代理着连长的工作。”

“噢，只是连长负了伤？”首长轻轻挽住了马继成的左臂，声音更亲切了，“看你衣袖都被血染红了，还瞒着我。”

“首长，这……这能算个啥！”

“你呀，你不倒下是永远不会离开战斗岗位的！”首长疼爱地抚摸着马继成的肩膀，“可是，为了连队建设，为了多打胜仗，你还是应该注意身体哟。”

马继成感动地点点头：“谢谢首长的关心！”又问道：“首长，二〇六师的师长抓到了没有？他把洛阳人民害苦啦！”

“丘祥没跑掉，已经抓住啦。”

“哦！他也有这一天？”正在静静听着的王启新，不禁叫出了声。他眼前浮上了这个“丘老虎”的那副凶神恶煞似的面孔。就在几天以前，东门被突破以后，他还听过这个师长的训话。训话结束的时候，那凶神三角眼一瞪，把戴着白手套的手一挥，一个排副、四个开小差的弟兄就被拉出去“军法从事”了。

王启新这一声惊叫，引起了那位首长的注意。他缓步来到王启新身边，和蔼地笑笑，问道：“是当兵的吗？”

“是！”王启新横跨一步，闪到路边，咔地一个立正。

“走，走！”首长催促着“你身体满好嘛！叫什么名字？”

“王启新。”

“噢。——看，身上这么脏。住下好好洗一洗，哎！……”首长一面和他并肩走着，一面帮他掸了掸身上的浮土，“对，你是守小圩子的？”

“报告长官，”王启新抓住了说话的机会，忙把眼珠一转，笑了笑，说：“我不想打，上面逼的，我光朝天放枪……”

“朝天放枪？”首长纵声地笑了。他笑声那么大，笑得那么爽朗，“怪不？你手里拿着枪，可又朝天放。那末，你为什么扛这个枪？为什么打这个仗？”

“这……”王启新眼珠转着。真的，当兵六年了，他还是

第一次碰到这个“为什么”。“为什么扛这个枪，为什么打这个仗？”王启新默默地重复着首长的问话。他不知怎么回答才好。

“想想，闲着没事了想想。”首长还是那么和气，“怎么样，参加我们解放军好不好？”

“好。”

“对，参军吧！参了军，把这些问题想通了，你们都会成为很好的革命战士的。”首长话音又诚恳又热情，“参军以后，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可以找你的连长，指导员。也可以找我，我叫王吉文。”

他又纵声笑了一阵，又和江大忠说了几句什么。看看已经走过战斗前被拆毁成一片焦土瓦砾的东关，踏上了城东的大路，他把枪还给江大忠，然后笑着向他们几个扬了扬手，往前走了。

王启新愣愣地望着走去的首长，悄悄地走到江大忠的身旁：“老兄，这位是你们的营长？”

江大忠一扬眉毛，没答话。

“团长？”

江大忠又摇了摇头。

“莫非是师长？”

江大忠微笑着点了点头。

“啊！师长。这可是个大官啊！”王启新脸上顿时浮现出惊奇的神情，又指着和师长同去的马继成问：“他也是长

官吧？”

江大忠深情地望了马继成一眼，回答说：“他是我们的指导员，是我们连队的领路人哪！”

王启新茫然了。“丘老虎”那副吃人凶相，政训员横行霸道、殴打陷害士兵的情景又浮现在他的眼前。他想把这一切往眼前这两个人身上安去，可总觉得不象。最后，他只好长叹一声，疑惑不解地摇了摇头。

这时，师长王吉文和指导员马继成来到一处高地上。师长望着这没精打彩的向前蠕动的俘虏队伍，意味深长地说：“马继成同志，那个老兵，他讲的‘朝天开枪’，不奇怪吧？这些国民党军队的士兵，绝大多数是贫苦人家的子弟，阶级本质是好的。我们还是要争取他们参军，好好地教育、改造他们，引导他们走革命的光明大道。这是执行毛主席瓦解敌人、扩大自己的战斗任务。只要我们工作做好了，他们弄通了为谁当兵，为谁打仗，是可以成为自觉的革命战士的。”

马继成会意地点了点头。师长又和他攀谈了几句，然后微笑着扬了扬手，翻身上马。随着一阵“哒哒”的马蹄声，在远处消失了。

马继成望着远去的首长，望着眼前这宽阔的大路和长长的行军行列，回味着首长的话。他想得很多，很远。是啊，怎么样把这些人引上革命的光明大道？怎样使他们在这条大道上迈着坚定的步伐走下去呢？……

## 第一章

春天来到了中原，来到了颍河两岸。

田野，冬雪初融的耕地，松松地发了起来；地面上袅袅的岚气到处浮动着，随着阵阵晨风，轻轻地飘散开来；麦苗儿已经返了青，向阳的沟坡上，青草吐芽了，一片嫩绿；村头飘荡着淡蓝色的炊烟，一堵矮墙头上，斜斜地伸出几枝紫色的枝干，挑起了几朵嫣红的杏花……。一切，都仿佛在说：看，开始了，新的生命又开始了。

村头那条黄土大路上，一支十几个人的小小的队伍正在急匆匆地走着。

走在队伍前头的是一连刚任命的连长孙茂良。他约摸二十四五岁，个子不高，却长得精悍结实。那张干净的圆脸，多会儿也象喝了四两烧酒似的，红扑扑的；两只圆虎虎的大眼，精明里透着严厉。身上的穿戴也象人的长相一样，



帽沿笔挺，裹腿溜直，同样的一身军装，穿到他身上显得特别平整熨贴、紧称利索。这神采，真象指导员马继成常说的“象个打足了气的皮球”。

洛阳战斗结束后，部队在行军转移的路上，上级就下达了“抓紧战争空隙，总结洛阳战斗经验，进行休整练兵”的指示。在紧张频繁的外线出击作战中，在一次大仗之后，能获得休整，又能够通过练兵，把连队的政治军事素质提高一步，这该是多么难得的时机呵！部队转移刚刚停住脚，团里又送来了一大叠新战士登记表，通知一连去领此次洛阳战斗解放的新战士，补充部队。对于一个连长说来，还有什么能比打过胜仗之后补充兵员再痛快的事呢。

现在，他正带着十几个新战士，从团部往本连的驻地走。他甩开手，口里轻声哼着歌子，大步走着，不时回头望望身后这个小小的行列，喜得简直合不拢嘴：“真的，把这些新战士一补充，军装一换，经过政治教育，经过严格的军事练兵，再由老战士一带，坐下来一片，走起来一串，不又是照样再打漂亮仗，照样再出成批的英雄模范！”

太阳已经两竿子高了。阳光驱走了早春的寒气，晒得人浑身骨头缝都暖洋洋的。孙茂良心境更愉快了，忽然，一个念头在他脑子里闪过。他微笑着扭回头，大声问道：

“同志们，累不累呀？”

“不累！……”新战士七嘴八舌地应合着。

“咱们连是英雄连。英雄连嘛，就是要跑得，走得，饿